

陈建波 著

密 谍

作家出版社

陈建波 著

密 谋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密谋 / 陈建波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063-7287-9

I. ①密…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7396 号

密 谋

作 者: 陈建波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印 张: 24.25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287-9

定 价: 29.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引子

1947年8月10日晚，吴尚市长陆西元在坊间的传言里，一共死了四次。根据传言之一，他在大陆旅馆二层套房里，与情妇许太太耳鬓厮磨时，楼下街口有人在不厌其烦地拉胡琴吊嗓子，打搅了他的雅兴，他探身出窗，正要呵斥，街对面电灯柱后有人打了一枪，正中他的额头，就此毙命；传言之二，那晚陆西元刚从南京参加会议行色匆匆返回本市，在大陆旅馆门前下车时，被旅馆里迎出来的刺客当面一枪打死；传言之三，陆西元在大陆旅馆办公，警卫甚严，有人假冒伙计端送饭菜进去，从托盘下抽出暗藏的手枪，顶住他的脑袋扣动扳机；传言之四，那一晚陆西元坐在自己卧房的办公桌前，枕着一堆卷宗文件，亲手持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身亡。

这四种说法，因为缺少见证者证实，又不存留于官方的案卷记载当中，所以只能是漂浮在虚空里的传言。但陆西元死后，吴尚市一番地动山摇却是有据可考的。次日上午，太子爷姜主任飞临吴尚，坐镇大陆旅馆，足足待了两天，随同他而来的部属们，将陆西元生前遗留下的档案全都贴上封条，运往上海。经姜主任之手核定并公诸于世的官方说法是，陆西元自抗战胜利后接管吴尚以来，勤于政务、殚精竭虑，因过度操劳于日前突发脑溢血死于大陆旅馆办公处，终年四十一岁。

这条消息随后在《吴尚日报》，以及更上层的《中央日报》等官方媒介登载。行政院及各党政机关，甚至连正忙于剿共军机、总统选举的委员长本人，都纷纷发出了唁电，痛悼这位年轻有为、才干卓著的党国精英。

陆西元死后，遗体被迁运到上海，择地安葬。吴尚市民们对于这位在任近两年，勤勉清廉、雷厉风行的市长的印象，定格在8月10日晚间那一声清脆枪声的猜疑里。当然，这猜疑很快便被随后席卷全国的国共内战所掩盖了，就此湮没。陆西元在吴尚所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记，是矗立在市府门前的那座三层楼高、镶嵌着机械钟的中山纪念塔。

这座建筑到了下一个世纪被作为文物保存在原址，用作辛亥革命的纪念物，这与他当初修建此塔以铭记抗战胜利的初衷，大相径庭。而他自己的名声，也在某种刻意的冷落之下，几乎被完全抹杀了。他这个人，以及所做的事情，最后，只剩下一座水泥浇筑的坟茔，孤零零地隐藏在公墓一隅，鲜为人知。

第一章

1

1945年9月10日，吴尚各大商家接到了一封措辞委婉、谦卑的请柬，邀请他们于次日中午前往城北醉仙楼酒家赴宴，共商要务。落款没有头衔和身份，只四个字：弟凌风五。凌风五是谁？这个名字在各位掌柜、老板的脑海里转悠了一圈，约莫分把钟后才恍然醒悟。哦，原来是凌司令！不，现在叫凌总指挥了。前汪伪政府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军长，吴尚警备司令，现如今摇身变成了重庆方面特别先遣军江北总指挥，取代了日本人成为这座城市新的主宰。正是意气风发，不可一世之时。他这个时候忽然主动放下身架，曲意相邀，是出于什么用意呢？

众商人中，有与重庆方面暗通门路的人，对于当下的时势变化，略有所闻，似乎嗅出了一些味道来，放下请柬，轻屑地冷笑，说这家伙是屎屙到了裤裆里，想请人替他揩擦呢，哪有那么容易。这句话抛下来，确实有分量，凌风五驻守吴尚的三年间，横征暴敛，作恶多端，早已天怒人怨。此时日本人战败，国民政府从大西南卷土重来，或许要到清算他的时候了，他这畏惧示好，想以一顿酒席堵众人之口，天下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次日中午，太阳爬到头顶上，分布在城内各处的客人们三三两两地按时赴宴，跨进酒楼的门槛。这醉仙楼楼下大厅摆了两桌酒，门外屋内，都有卫兵挎枪值守，西侧墙角处，堆了一溜排东西，用崭新的花布覆盖着，看不出真切来。

凌风五穿了一身浅灰色绸缎短袖薄衫，手里捻着佛珠，笑嘻嘻地站在门

檐下。见了来客就拱手作揖，请入宴席。前后也不过一刻钟时间，酒楼内已是座无虚席。凌风五摆了下手，卫兵们立即关门，伙计们端上菜肴后，束手退到角落里，听候吩咐。

凌风五在主位上坐下，看看众人杯中斟满的酒，端杯起身来，说：“我在吴尚这几年，对各位都有叨扰得罪，还望谅解。我先干此杯，给各位赔罪了。”

他仰头一口喝掉酒，又斟起一杯来，说：“第二杯是替我部下弟兄们向各位赔礼的。这几年，他们给你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我时有所闻，但碍于养兵不易，一直没有阻止，也是罪过！”

他双手捧杯，又喝完了。第三杯斟满时，他示意说：“各位，一起来，咱们端起杯子，我今儿起，免不了还有不到之处，先请谅解，大家一齐喝了吧！”

众人见他赔罪不迭，无话可说，应了他的话纷纷喝了杯中的酒水。凌风五重重地放下酒杯来，啪的一声，瓷杯四分五裂。他身后的副官挥了下手，那厢里的卫兵们一起动手，齐刷刷地扯开了遮物的布料，露出下面一溜排黑漆漆的棺材。凌风五收敛了笑意，抬手指点道：“各位请看，这是今天宴席凌某特地备下，用来佐酒的一碟小菜。”

众商人惊诧不解，有人开口问：“凌司令，这是什么意思？”

凌风五摆了下手，轻描淡写道：“一目了然嘛，此刻喝了酒，吃了饭菜，算是送行，酒席散后，各位就不用回去了，直接可以用棺材装殓，去见阎王爷了。”

他这话一出，众人俱都脸上变色。原来，这顿宴席竟成了鸿门宴、断头席。但是，他凌风五凭借什么，竟敢如此妄为？那个自恃有靠山的商人，说：“凌司令，国法不罚无罪之人，我们都是经商的良民，哪里犯着律条了？还望说个明白！”

凌风五大笑，指头一动，副官急忙从皮包里取出一沓纸页来呈上。凌风五冷笑道：“这是重庆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锄奸密令，你们各位都在上面，尽可以过来认领。非常时期，这一个‘死’字，是逃不了的。”

众商人围聚来一看，果然是催命的文书，不由得个个面面相觑，哑然

无语。

只听得凌风五厉喝一声，道：“来人啊，将这些个通敌的汉奸都给我捆了，押出门去当街处决！”

四下里士兵们齐声应和。众商人惶然失措，扑通扑通一连串跪下，连喊饶命、冤枉。

凌风五两手摊开，一脸的无奈，说：“诸位，咱们都是熟人，凌某也是奉命行事，不处置你们，我难以复命，除……”

他的话至此中断，余味无穷。那些人无异于坠落深渊时捡了根稻草，一齐起身，涌扑过来，将他围住，扯衣角、拖胳膊，乱成一团。

凌风五仰面朝天，长叹一声，说：“也罢，也罢，我这就冒着风险，替你们斡旋，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只有拿钱赎命这一条道可走了。但不知道上峰会不会因此怪罪我呢。”

众人保命要紧，哪里犹豫，立即齐声说：“恳请凌司令替我们做主，我们愿意出钱，心甘情愿，绝不含糊，绝不含糊！”

凌风五勉强道：“那……好吧，我就勉为其难一回，大家都是熟人，看在多年相识的分儿上，只得硬着头皮去替你们办事了。”

不消三天，凌风五聚得了一笔巨资，变换成了金条，满满地装了两个皮匣子，派亲信武装押运过江，去上海通过中间人存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的私人账户，拿了回执回来报功。

这一番借花献佛的谋划眼见大功告成，凌风五对于自己在吴尚乃至于在重庆方面重返沦陷区后的地位胸有成竹。在他看来，戴笠这条线是稳固不可动摇的，是一道继续飞黄腾达的捷径，他以金钱铺路，将这条道儿修筑得牢靠无比。

那些受了敲诈的商人，忍痛割肉，奉上钱财。没脚蟹自然不做他想，认栽倒霉，背地里骂娘算了。但有能耐之辈却不甘心，当下托人四处奔走，将这件事向上层层捅去。结果不出一个礼拜，便已闹到了重庆行政院、监察院几位大佬耳边。

这消息给几位正沉浸在喜悦中，颁布着沦陷区接收方案，雪花般发出任命状的要员们浇了一盆冷水。他们查查这座城市的现状，尚未有确定人选

前往接管，拟定人员正在甄别、审核当中。也就是说，这吴尚市仍然处于维持状态，暂摄这地方政务的，正是这些暂时用作看家护院的汪伪政权中的余孽。那个被指控的凌某人，他是周佛海麾下，替重庆方面抵挡共产党，确保长江中下游重要城市回归国府的那支伪军中的干员。

眼下，中央军各部要么空运飞向更遥远的战略要地，要么沿陆路海路进发，一时还难以抵达吴尚等地。因此，为免打草惊蛇，激起变故，索性先行隐忍按下，不直接对此事做出反应。但针对吴尚的接管问题，他们经磋商之后，意向已定。这座城市本是毗邻南京、上海的富庶之地，而且，交通发达税赋丰厚，是个上等的肥缺。因此，已经有多人在其间运作，志在必得。市长的候选名单经过筛选，还有五六个人待定。如今出了这么档子事情来，只有一个人可以胜任该职了。

此人名叫陆西元，在贵州做过一任行政督察专员，行事缜密，颇有手段，干过几件令人瞩目的事情。经姜主任力荐，曾被蒋委员长接见，许为青年干才、党国栋梁，而且又有CC力挺，不但有门路，又有才能，正是去这个行政院直辖下的麻烦城市的最佳人选。

2

吴尚，地处长江北岸，人口近百万，有港口、湖泊，河流密布，是整个江北地区通向南方的重要枢纽地带。几百年来，以物产丰饶而闻名，自1941年沦陷以来，汪伪政府将它列为特别市，设税务署，以重税盘剥商贾百姓，四年间竟换了三任市长，个个都吃得脑满肠肥。眼下这一任市长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次日，就挟资跑得无影无踪。

他这一走，操控整座城市的权柄自然落在了驻军司令的手中。伪军司令凌凤五，不费吹灰之力摄印暂代之后，便玩了那么出令人侧目的把戏来。眼下，他手下有三个师约一万余人，分驻在周边的三个县，拱卫吴尚不被新四军所扰，使之能完整地交付给重庆方面，也算是立下了大功一件。不过，这次战后以武力手段勒索一事，纸里包不住火，闹得沸沸扬扬。已经有人提醒

他，这件事已经捅到了重庆行政院那边，新任的吴尚市长人选已然确定。据可靠消息，不日将随军南下接管吴尚，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尽快拿出应对方案来。

这一夜，上半夜看似宁谧，市区中心的几条街道灯光迷离，四周巷陌里巡夜人的竹梆声依稀，满城的人都在这或远或近的暗哑声里安然入梦，这是战乱后的一个平静之夜，和平、安逸触手可及，不是奢求。可是，当沉寂的子夜到来时，静谧被蓦然间撕破击碎了。

在那些月色灯光照耀不到的阴暗角落里，悄无声息地闪出一队寻常穿戴、脸蒙黑布的汉子来，他们沿着各条街道轻车熟路而行。吴尚城内巨富之家紧闭的大门轰然被砸开，沉睡中被惊醒的人们，面对着这些全副武装一拥而入的不速之客，瞠目结舌、惊惶无语。这伙蒙面匪徒也不多话，张开布袋，翻箱倒柜将这些宅邸中的首饰珠宝、金条银洋尽数装了。不过个把钟头的工夫，便在此起彼伏的呼哨声中满载而去，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等到被抢掠的人家发出声来嘶喊报讯时，已是凌晨。驻军、警察们得悉消息，急忙设卡查人，却是一无所获。据沿途的目击者所述，那伙强人清一色的快马，沿着土路出了市区直向北去，烟尘腾腾，想来是早已走远。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胆敢闯入城市里来明火执仗地劫掠，真是胆大包天！

凌风五浑若无事样，在公馆里睡到了天色大亮，起床来吃了点心喝足茶水，提起了精神，这才率着副官卫队来到咫尺之遥的几处现场，四下里看了看，问负责治安的部下对这宗抢劫案的判断。部下回禀，盗匪来去匆匆，又有武器，这吴尚方圆几百里地，能干出这等行径的，只有黑松林的土匪。也许，这些亡命之徒是瞅在日本人投降了，无力维持城内治安的空子上，来偷袭一把。

凌风五阴沉着脸，盯着戒严后的街道半晌，提高了语调，仿佛呐喊般叫道：“妈的，老子还在吴尚，把我们这万把人不在眼里？传我的命令，两个县的驻军各出一个营，我带一个团，三面合围黑松林，杀他个鸡犬不留！也替这城里遭害的百姓讨个公道。”

他奋力一挥手，跨上了副官牵来的战马，轻抽了两鞭，在一对骑兵的护

卫下穿过街心，奔驰在通衢大道上。

次日中午，吴尚城内外号角齐鸣，马蹄声阵阵。满街肆间传言，凌司令剿匪得胜归来。市民们站在街口、扒在窗户边，翘首以待。果然，凌风五跨马披斗篷率部返城。队伍前头两辆骡车先行。第一辆敞篷车架上，堆了几十颗人头，血迹犹未干透。有的圆睁着眼仰面朝天，有的瞑目歪斜，透着股子诡异劲儿，令人不忍卒视。第二辆车上，堆了些蓝布包裹，似乎是匪巢中抄没来的财物。

凌风五在十字路口做个手势示意停步，四面环顾了一下远近的军民，高声说道：“诸位，凌某人说到做到，替你们收拾了这伙土匪，这几个脑袋，都给我挂起来示众，看看谁还敢小觑吴尚。”

这一堆人头似乎验证了他的话，让围观的民众们放下了心，发出一阵应和之声，赞叹他此番出城剿匪的壮举。凌风五手执马鞭指了指车上的财物，不再言语，双腿一夹马肚子，奔回府邸休息去了。副官秉承他的意思，指挥士兵们拆开布包，招呼那些昨夜被劫的人家前来认领。这些追缴回来的物事中，黄白之物寥寥无几，布匹绸帛占了大半，还有零碎的珍珠玛瑙，与那些被劫人家开出来的被劫清单有天壤之别。

失主们围在骡车边，拣拣翻翻，苦着脸没了话说，只得随意拿了几样各自散去。他们虽然觉得蹊跷，但碍于凌风五做足了噱头，不敢吭声。不过，其中有一位主儿既不糊涂也不买账，此人是盐商出身，本在扬州久住，为躲避战祸搬迁到了吴尚。这些年虽然受到汪伪官员的盘剥，但未伤筋骨。可是这一次夜来被劫，也正因了他以为战事结束而麻痹大意所致，历年间深藏不露的黄白之物，正拿些出来准备使用，却不防被这伙莫名其妙的土匪破门而入，撞了个正着，席卷一空，真正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后来听说凌风五剿了土匪夺回了财物，待得去认领时，大失所望，自然心生疑窦了。他之前就为了武力逼税一事而耿耿于怀，偷偷向重庆方面的亲戚告过一状。这次又吃了这么大的苦头，心里的怨愤更甚，便通过江对岸商号里暗中架设用于生意往来的电台，向那位在重庆政府身居高位的亲戚再发一电，狠狠告了凌风五一状，说他纵兵冒匪，劫掠商家，吴尚已然是民不聊生，恳请中央解民众于水火倒悬之境地，严惩汉奸。

重庆方面那位亲戚，正是时任四川省主席尚未卸职的张君，政学系的首领，眼下正忙于争夺各处地方的接收权力，忽然接到了这份电文，马上致电行政院翁副院长，开门见山地质问，中央所遣的接收官员为何还没有去吴尚履职，致使汉奸窃据权位，横行不法？翁本是沦陷区接收方案的制订人，但接收权柄反被院长宋某把持住了，只落得个袖手旁观的份儿，正在郁闷时接到了这个电话，只得苦笑，告诉他新任吴尚市长受命不过两天，他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到吴尚去。再者，此人原本并非宋院长的市长人选，就因为上次吴尚发生汉奸武力催逼税款事件，其间又牵扯到戴某人，宋才不得不将这个原本的肥缺现时的烫手山芋交给了这个当下的获选者。此人年龄不大，但履历却甚佳，原本是CC的手下，后来配派到赣南跟在姜太子后面做事，抗战之后，这一帮子人去了西南大后方，各有任职。他在贵州做过行政督察专员，居然有声有色，再加上两条路子直通委座，获得过老头子的亲自接见。身后有着太子和CC的背景，再加上吴尚的形势复杂，他这便脱颖而出，得授了这等重要城市的要职。以他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就获任简任大员，已属难得了。

张君听了翁副院长这一番解释和介绍，心中的不满消解了大半。他要了这位名叫陆西元的年轻大员的行程安排，转而让秘书秘密发电文，以自己的名义向其所经之地的朋友或亲信捎信过去，吴尚一事，请他认真办理，惩办奸邪，为民除害，日后定当择机相报。

这件事办起来快捷便当，政学系分布在地方的人脉极广，电波飞山越岭，瞬息便至，那些收悉者个个打起精神来四处查询新任吴尚市长此刻的下落。不消一天，正搭乘美军运输机在镇江落地的陆西元便被通知到了。得了这消息，陆西元又惊又喜，惊的是这吴尚果然是形势复杂，奸人当道，诸事棘手。喜的是，政学系大佬居然也能嘱托自己办事，抛出了橄榄枝示好，于公于私，他都要慎重对待。现在他对那个在吴尚城里掀风弄雨的家伙越发地感起了兴趣：是什么缘由，驱使着此人胆敢逆势而动，难道，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他就没有丝毫的畏惧感和紧张吗？

凌风五在战争末期和投降初期所花费的金钱构筑的网络，异常灵敏。不出两天，重庆方面的异动传到了他的耳边。拜托了电台通讯速度的快疾，以及觊觎战后接收方案各方势力的勾心斗角，有人予之，必有人夺之，必有人护之。他收到了某方面的密电，知道自己新近所犯之事，已经触动了某些大佬的利益，估计这件事的查处又要落在前来接收的大员身上。

他得了这信儿，比之于上次重视了许多。眼下，四面八方风声传来，一大批同僚们的境地各有千秋。有的地方被接管之后，接收官员们乍一登台就卸下了斯文的面具，痛下杀手，将先前交接的汪伪官员们纷纷下了监狱，横加勒逼，产业成为逆产，钱财成为逆财，本人是汉奸，家属是逆属，下场惨不忍睹。有的地方则截然相反，新官登位后，前任乖巧地奉上房产、黄金、钻石、银洋、美钞，自然息祸免灾，双方来了个皆大欢喜。也有些地方，旧任官员参照吴尚先例，弃职而逃，或潜藏于江湖，或托庇于洋人的羽翼下，隐姓埋名，一时间难以查处。这样看来，他的下场岌岌可危。

但凌风五丝毫不为自己之前的两次莽撞举措后悔，再说了后悔也毫无作用。他历来奉行的是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就此便更改了早已想好的应对方案，将底线退缩到了辨识风声，闻风而逃上。

在他看来，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新任市长挟天子令，率虎狼而至，先行罢黜他手里的军权，再将他慢慢地摆布，到那时，他是谁也效仿不了，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所以，他要抢在接收大员之前做好预备。好在，戴笠这层关系已经稳定了，虽然他坐镇上海，忙于党国要务，但自己是军统旗下的人了，他的安危维系着戴某人的脸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想法子把手里所闯下的两件纰漏办成铁案，一切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搪塞过去。他先前失手所导致的风险，又然驱动他将错就错，以更大的莽撞来掩盖自己之前的鲁莽，算是回不了头了。

于是，凌风五暗中查明那些吃过自己苦头的家伙中可能和重庆方面有关

的人，将嫌疑最大的两个不问青红皂白地抓起来收监，严刑逼供，逼他们写下自承汉奸罪行的供状，摁了指印后，束之高阁，准备用它来做自己的护身符。但是这两个人既已屈打成招，就不能再留活口，必须将他们灭口除掉。好在按照行程计算，国军接收吴尚还得有些时日，那位随军而来的接收大员一时半会儿是赶不到这里的。他一旦动了手，就一不做二不休，先行彻底查抄了这两个人的家产，由着他们去喊冤求救去。

布置妥当之后，凌风五稍微放心，回了公馆搂着姨太太上床，在午后天窗中斜射入的阳光里酣然入睡。这一觉睡到了夕阳落山的光景。他在迷糊中，推开女人压迫住自己面颊的肥硕乳房，半睁开眼，头脑里一片空白。这时候，卧房虚掩着的门被副官猛地推开，吱呀一声怪响，将他从被窝里惊起，厉声责骂道：“兔崽子，天塌下来啦？急什么急？”

副官双手连摇，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司、司令，出、出、出大事了！接收大员到了，国军到了，已经抵达市府，催您去、去见他呢！”

凌风五冷不丁出了一身虚汗，拾起床头的毛巾在脸和脖子上胡乱地擦拭着，怀疑道：“是真是假？他们到吴尚，按最快的速度计算，也得有半个月。难不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副官肯定道：“千真万确，国军先头部队一个团已经入城，军服装备都是美式的，来势汹汹，一进城就控制了要害地带，眼下这里怕是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邪门！他妈的，真的邪门！”凌风五边穿衣服，边满腹狐疑地走出房门，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忙将副官叫到身边，低声叮嘱他赶紧去监狱，先行下手将那两个人处理掉，以免后患。副官领命，急匆匆而去。凌风五在这猝然而至的变故前，站在庭院里稍稍定了下神，决定先去和来者见面，见机行事。

他出门登车，率了卫队赶赴吴尚市府所在，一刻钟后到达时，市府门前的岗哨已换，持卡宾枪戴钢盔侍立者，果然是换装后国军精锐的模样。一个少校军官背着手在那幢钢筋水泥的建筑前踱步，闻听动静后侧眼睥睨，正是战胜者重返后的那副不可一世的倨傲气派。

他坐在车上掂量了一下，欠身下车，自我介绍道：“我是忠义救国军江北副总指挥、吴尚代理市长凌风五，请通禀接收吴尚的中央方面的同志。”

少校从嗓子眼儿里哼了哼，转身上楼。五分钟后，楼内有个人在这少校的引导下快步而来，远远就抱拳致意道：“凌总指挥，在下陆西元，奉命前来接管吴尚。久闻大名，久闻大名！”

凌风五见他如此客气，悬着的一颗心放下来，当即快步迎上去，大笑道：“久已盼望中央接管了，我乃一介武夫，只懂得领兵打仗，哪里会做市长？这下子好了，有您来了，事情就好办多了。”

陆西元走过来，握住了他的手，再三地寒暄，请他上楼去办公室详谈。凌风五不敢趋前先行，跟随在新当权者的身后。他们一行到了楼上走廊里，彼此再次客气，半拉半推着进了办公室。

室内空荡无人，陆西元屏退左右，特地去带上房门，请凌风五坐到对面墙壁前的沙发里，自己去殷勤地沏茶。凌风五彻底地放松下来，去兜里摸烟，抽出一根来敬递给对方。陆西元空了一只手来接，不知怎么地，失手将茶杯滑落地面，啪啦一声脆响。

这一下响声不大，凌风五身后角落里和隔壁相连的小门一开，冲进来四个彪形大汉，饿虎扑食般将他压在松软的沙发里，反剪双手，用麻绳左三道右三道捆了个结实。这麻绳入肉死紧，他不由得痛叫起来，边蹬腿挣扎边抗议道：“陆市长，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

陆西元扭了下头没有理会他，朝窗外走廊瞧去，对方所带来的护卫已经被解决，与此同时，楼外暗伏的人马也已经动手，一枪未发，将凌风五的卫队尽数缴械。他这才放了心，转身来冷笑道：“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什么时候了，还逞汉奸的威风？我奉党国密令，先行将你拿下，你这些年在吴尚鱼肉百姓，残杀抗日志士，罪恶累累，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凌风五如梦方醒，破口大骂道：“狗日的，您竟敢跟老子玩这一手，老子不怕你！老子是堂堂军统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有戴局长的委任状为凭，你想栽害凌某，是白日做梦！”

陆西元一阵大笑，说：“你这些年在吴尚的所作所为，吴尚老百姓都是证人，靠一张纸来洗白、撇清罪责？这才叫白日做梦呢！今天不用非常手段，你还不知道天高地厚！来人呀，不要对这个汉奸客气，押到隔壁去先挫挫他的狂妄——掌嘴！”

几个人领命，合力将凌风五横拖直拽去了隔壁房间，关起门来，将他剥去外衣，摁跪在地上，捡起前任市长怡情作画时压覆所用的三尺长一指厚的红木镇纸来，双手握紧了，对准他的面颊认认真真、左一下右一下地抽打起来。这红木之物势沉助力，才两下，就将凌风五左边的槽牙打得离了榫，第五下，血沫四溅断牙横飞。不消打到十下，凌风五这张脸已经青紫高耸起来，完全变形，犹如猪头，怕是连他的爹娘都认不出来了。

凌风五在这夕阳下山的短暂时间里，由这座城市的主宰沦为阶下囚，受到了这般的毒打，果然是骄气尽失，双眼流泪，含混不清地号叫，哀求饶命。

陆西元也不过来看他，隔着墙笑道：“陆某平生最恨此等不知廉耻的卑鄙之徒，不好好教训你，谅你不知道做人的道理！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你不老老实实地将自己历年来所犯的罪恶招清楚，谁都救不了你！”

凌风五被这伙如狼似虎之人往死里折腾，所有的应变策略、应急计划，全都丢在了爪哇国里，此刻呆若木鸡，呻吟无语。可是这些人哪里肯容他发愣回神，拨转脸庞来，继续铁石心肠地抽打下去。他满嘴牙齿被打掉，头脑里一阵阵嗡响，可脑袋被固定住了，想躲避却不能，简直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一阵暴打暂歇，但听得门外走廊里几声脚步声，他那被派去杀人的副官也被捆成了粽子，扔了进来。一看到他的模样儿，简直不敢相认，号啕大哭，连声说：“完了、完了，司令，全完了！”

凌风五死狗一样瘫在地上，脑子依旧是一片空白。但和此前的空白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措手不及，后者则是悲观绝望。他筹划已久的对策竟然一个也没有用得上。这位新来者，出乎他所有的设想和预料。无论是行程还是擒贼先擒王的手段，都是邪门到了极点，碰上这样的对手，他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意志，木愣了半天后，像是捞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般，大叫道：“我是戴老板的人！我是戴局长的人！我是戴局长的人！”

陆西元大笑，说：“我是蒋委员长的人！戴局长要是知道你在这样的情形下还扛他的牌子，怕是怎么着也不会饶你的。你只会死得更快！”

凌风五闭上眼，喃喃坚持道：“我是戴老板的人——戴局长的人——”

陆西元听着他含混不清的嘟囔声，也不理会，责令那副官先将主子近日

来的罪行写下来，回头再慢慢地回顾他们这几年来和日本人沆瀣一气、残害同胞的罪行。

随后的事情，一切皆势如破竹。不出一夜，副官等人的口供以及从狱中及时救出的两名受害者的证词互相印证，足以及这位前伪军头目死不止一次了。次日天明，吴尚街头到处张贴了新任市长所发的告示，要求本埠凡有受汉奸凌某所害者，均可赴有关地方申诉，中央这才重返沦陷区，第一项工作就是正本清源，替多年来受日伪欺凌的百姓们申冤昭雪。

这告示确定无疑地证实了不可一世的铁杆汉奸凌风五的垮台，尽管他还有上万部属分布在周边县城没有放下武器，尽管他手里握有忠义救国军总指挥的委任状，但他已经沦为阶下囚，浑然已是一具行尸走肉了。因此，城内工商各业的受害人的控状如雪片般飞来，接待处的案头堆积如山。仅其中十分之一二，就让陆西元拍案震怒，将原本放人一马、由其自便的念头收了起来。他要在沦陷区接收中树立一个榜样，开一个先例，在一片莺歌欢舞声中，用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来提振民气，也借此立威。戴笠颁发的委任状，用倒填日期的手法来保全那些卑劣之徒，现如今在吴尚就让它成为徒劳了。

第三天一早，陆西元直接从办公桌上扭灭了台灯，拉开窗帘，凝视了一会儿窗外纯净湛蓝的天空，亲手签署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发往重庆的电报，汇报已经接收吴尚并智擒汉奸，吴尚民众揭举其种种令人发指、罄竹难书的罪状，全部属实，本拟等候有关当局司法审处，但该犯部属众多，尚未解除武装，环城而伺，虎视眈眈有劫夺之势，万不得已，只能便宜行事，绝其爪牙之念，先行为吴尚人民除害了。另一份是以市府名义签发的死刑通告，列举了凌风五的多项罪状，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为由，宣布已经将其枪决于本市西区大校场。签发完毕后，他披上一件呢大衣，离开办公室下楼去了暂押凌风五等人的地下室。

凌风五受了这番极具震撼的羞辱，境遇比过去那是天壤之别，心中郁闷，连着两天都不肯吃东西。今天天亮时，实在熬不住，勉强扒了一口冷饭，渐渐从惊诧恐惧和绝望中恢复过来。他双手戴着重镣，有意无意地在坚实的墙壁上轻一下、重一下地撞头，回味着这突兀的剧变。这位像是从天而降的接收大员，若说是孤身入城，那还是可以解释的，但明明是他督率着军